



□ 陆令寿

湖北英山，一个英气逼人之地。英山之“英”，不仅仅在于它山水的灵动，更重要的是它曾经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发明家——毕昇。

毕昇墓位于英山东河之畔。从县城出发，沿着东河北岸行驶，不消半个时辰，便到达毕昇墓所在的草盘地镇伍桂墩村。这儿有一座山叫睡狮山，毕昇的墓就建在山上。

一路上，我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千古伟人毕昇。与我们同行的是英山县文化和旅游局的老涂，生得精瘦干练。他研究毕昇已有30多年，说起毕昇来自然头头是道，有“问不倒”之美誉。

关于毕昇，历史上少有记载。北宋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卷十八中记录了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事迹：

庆历中，有布衣毕昇，又为活板。其法用胶泥刻字，薄如钱唇，每字为一印，火烧令坚。先设一铁板，其上以松脂、腊和纸灰之类冒之，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，乃密布字印。满铁范为一板，持就火灼之，药稍熔，则以一平板按其面，则字平如砥。若止印三二本，未为简易；若印数十百千本，则极为神速……

活字印刷这一出自“布衣”百姓的发明，为人类文明的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，就连马克思也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认为中国的火药、指南针、印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：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，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，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，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，变成成为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。

□ 廖双初

我居湘中，休年假时，和三五友人结伴一路往西，领略了沅水两岸的诸多风景。

我们游览的第一站是常德桃花源。十多年前，我曾游过一次，这一次到的是它扩容后的新景区，登上了建成不久的水府阁。

站在水府阁上，宽阔的沅水在脚下悠悠流淌。水是那样青绿，远处一马平川，草色正浓。前方有几条小河先后汇入，到水府阁下好似形成了一个湖，水流平缓，但依然能看见流水激起的浪涛。天刚刚下过小雨，深绿色云层很低，仿佛想覆盖整个水面和原野。不久，太阳光透射出来了，渐渐地，远处露出一线白色的天幕。楼阁正对着水流过来的方向，水看起来是冲着楼而来的，到了脚下，却轻轻绕了过去，于是在楼的侧面，我能看到水去了远方。估计水府阁就是冲着沅水而修建的，没有沅水，楼的视野和灵气就小了许多。桃花源的灵魂在水，过去的桃花源，我们看到的只是一条小溪，扩容后的桃花源上升到了沅水的格局。我在楼阁上默立良久，看沅水波涌潮起又消失，消失又涌起……

这天午后，我们前往沅陵县凤凰山森林公园。公园里，古木遮天蔽日，有森严之感。随公路盘旋而上，我们来到山顶的寺庙，张学良曾被长期幽禁于此。他在诗中写道：“万里碧空孤影远，故人行程路漫漫。少年渐鬓发老，惟有春风今又还。”张学良少年得志，中年遇挫，人生终是悲苦，好在有玉人相伴，晚年平安，寿终正寝。凤凰山西北临沅沅沅水，绝壁深悬，山巅古寺当是与沅水相和而建，在沅陵城呈鹤立状。遥想当年的张将军，下山的路是被封锁了的，唯有悬崖下那放荡的水没有人能羁绊得住，可随他那孤苦思绪去寻自由的远方。

沅陵县城中心建有一个龙舟文化广场。广场地处沅水河畔，前面无障碍物，建有亲水码头，可见丰盈江面，视野相当辽阔，很是大气，无疑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。闹市中能有这么一块休闲场地，是当地人的福气。这里还是一个接受红色教育的场所，广场后的平台上建了湘西剿匪胜利

毕昇和英山

老涂把《梦溪笔谈》里的“布衣”毕昇说成是“工匠”。毕昇在当时是一个走街串巷的雕工。为了谋生，他长年在外打工，吃百家饭，干好几种技术活，雕刻、油漆、印刷、制砖，样样在行。有时候接了朝廷的活，为朝廷印书，时间要求很急，稍有差错就会大祸临头。如何改进印刷技术？毕昇整日里苦思冥想。有一次，他在窑厂里做工，老婆妙音给他送茶，一不小心茶盖掉落地上，在地上留下了一道印痕。毕昇登时灵感迸发，用泥做成汉字模块，放入塞里，形成模板，用火烘烤。后来，他发现泥巴做的模子容易坏，就加进了松香、明矾和蜡，使之坚固耐用。不知经过多少个白天黑夜的艰难探索，毕昇把惊人的创造力全部倾注到那些小小的方块汉字上，从而完成了对生命的精雕细刻。那个茶盖落地留下的印痕，难不成是天意的操纵？

活字印刷的发明，也使得当时英山制作铜镜的工艺得到了完善。英山出土的宋代文物里，就有制作精美的铜镜。英山这一带有一个习俗，姑娘出嫁要有铜镜伴随。如果家里没有铜镜，就得向亲朋好友借。按老百姓的说法，铜镜叫“照子”，是辟邪的。说到这儿，当地的一个小伙子告诉我们，他妻子出嫁的时候，丈母娘就向邻居家借了个铜镜。铜镜有圆有方，圆圆方方，蕴含着美好的寓意。毕昇之后，我国的活字印刷先后传入邻近的朝鲜、日本、越南、菲律宾等，后来又传到非洲、美洲、欧洲，遍布全世界，对世界文明的传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毕昇究竟是哪儿人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众说纷纭。直到1990年7月，英山县草盘地镇的一位干部在伍

桂墩村的农田里发现一块刻有“毕昇神主”字样的墓碑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经过众多文物考古专家的勘察认定，关于毕昇出生地的说法尘埃落定。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，赋诗赞曰：“名姓昭昭见梦溪，千年行迹至今迷。英山考古有新获，识得淮南老布衣。”

毕家有没有后代呢？当然有。我的话还没落地，老涂就接上了话茬。伍桂墩村周边有毕家坳、毕家铺、毕家畈等地名，但没有一家姓毕。这是为何？相传，毕昇后人利用祖上的活字印刷术印了许多不利当朝的书本，违犯了朝廷律法。为了躲避灭门之灾，他们便取繁体字“畢”上的“田”字，改姓为田，所以这一带姓田的人很多。此说有些牵强，有待后人考证。

春天到了，暖暖的风从东河河谷吹来，满眼青绿，散溢出缕缕冷香，让人遐思飘飞。

睡狮山并不高，在我眼里，它只不过是一个隆起的绿色山包。山的形状左低右高，山脊微曲，远看如狮卧卧，这大概就是“睡狮山”的来历。

山脚下立有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毕昇墓”大理石碑。碑右侧有一条通往毕昇墓冢的神道，有150多个台阶，花岗岩铺筑。墓冢倚山而建，呈半圆形，中央便是毕昇的墓碑。我们一行轻声细语地说话，生怕惊动墓中的英灵。

墓碑一米多高。我俯身细瞅碑中间阳刻的文字，老涂将那文字读出声来：“故先考毕昇神主、故先妣李氏妙音墓。”两边还有阴刻的文字：“孝子毕嘉、毕文、毕成、毕荣，孙男毕文显、毕文斌、毕文忠。”落款年月因碑石风化剥落，有三个字看不清。老涂

介绍，经过专家半年的精心摩拓，仔细辨认，此处应该是“皇祐四年二月初七日”。“这是原物真迹？”我问。老涂答曰：“不是，原物存在中国印刷博物馆，这是复制品。”我的目光落在那碑文上，久久凝视。碑上的字是宋时活字印刷体，每一个字敦实道劲，工整端庄，显得深沉、内向、稳重、静穆。眼前这块墓碑就是一沓厚重的读本，告诉我们除了《梦溪笔谈》之外的许多秘密。

与我同行的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姚江波在建筑和文旅方面造诣很深。对异地的名人典故，她不仅刨根究底，还展开丰富的想象。她指着墓碑上的“神主”二字娓娓道来。“神”应视作墓主的灵魂，意为墓主客死他乡，魂归故里。毕昇墓应该是个衣冠冢。在世时，他是个布衣工匠，成年累月在外谋生，最有可能是在沈括所在的杭州一带打工，因而沈括把他写进了《梦溪笔谈》。

下山的时候，姚江波又指着公路边的一块广告牌说，把毕昇的“昇”字写成了“升”，这是个不大不小的错误。毕昇与毕升并非一人。《梦溪笔谈》卷二十记载：“祥符中……有老锻工毕升，曾在禁中为捷锻金。”可知毕升为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一位锻工，年代和职业都与毕昇不符。

历史是一条坎坷幽暗的通道，里面藏着太多秘密。流传在民间的故事，无须讲太多严格逻辑，但细细考证，可能会发现曾经被历史掩埋的真实。

英山有太多的天真稚拙、浑朴野趣，千百年来一直保持着原始的状态。惠风和畅，燕麦熟了，花草芳馨，小鸟啁啾，眼前这国泰民安的景象，当是对那个远去发明者最好的告慰。



常德桃花源 刘伯源 摄

纪念塔，可供人凭吊。沅陵属于大山区，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我不清楚，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剿匪行动曾撼动这片山水，那是人们心中抹不去的记忆。纪念塔矗立在沅水河畔，是否亦想让流水的柔情去安抚历史的沧桑？

告别沅陵，我们去了洪江市芙蓉楼。芙蓉楼坐落于沅水与澧水交汇处，有“楚南上游第一胜迹”之誉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此楼建造其实甚普通，之所以有名，跟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有着莫大的关系，说透一点，全是因为王昌龄的那首《芙蓉楼送辛渐》：“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诗的影响力巨大，如水雾般飘忽的缠绵意韵早已植入国人的灵魂。在芙蓉楼上凭栏远眺，看到一派碧蓝的流水，如置身苍茫云海间。故乡与亲人远在重重关山外，只有眼前的这条河连通大地经脉。此情此景，岂止是当年的王昌龄会表达思念，放在今天，谁又不会生些离愁别绪呢？

我们抵达永顺县芙蓉镇时，已到了下午晚些时候。夕阳从酉水一边斜射过来，把这座千年古镇映照得无

比辉煌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辉煌让我无端生出一些忧伤。芙蓉镇原名王村，因电影《芙蓉镇》取景于此而更名。灵泉溪是芙蓉镇的动脉，自东向西穿越小镇，于街尾顿然下坠，注入沅水一级支流——酉水，终日发出轰然声响，在那一片水域和古镇上空交响回荡，无穷无尽。所以芙蓉镇又有“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”之称，想来是名副其实的。

因水而生、因水而荣的古镇如此繁盛，乃湘西山水的灵气使然。除了电影的助推，这里的风土人情也有迷人的感召力，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。就在我 and 几位友人在芙蓉镇街头品尝美食时，我的另外一些同事和朋友已先期或随后将赶到芙蓉镇。我们在芙蓉镇住了一晚，旅店枕流而建，窗外连绵不绝的水声响彻通宵，浑厚而饱满，充盈天地间，无丝毫烦扰，我竟睡得踏实而忘记了自己此时正身处异地。这是城与水的融合，是自然与人的和谐。

离开芙蓉镇，我们前往古丈县坐龙峡。坐龙峡行政上虽属古丈县，离芙蓉镇却很近，我们在车上还没来得及打个盹，目的地就到了。

经由千百年风吹水蚀而成的坐

龙峡，一直隐逸于湘西十万群山之中。峡长七里许，最大落差达300米，宽处不足丈，最窄处仅容一人通过。谷内绝壁纵叠，瀑溪横悬，崖树斜逸，异草遍坡。作为一个好游山水者，我是喜欢坐龙峡的。走进这样的峡谷，人显得特别渺小，无论是在山水面前，还是在树木面前，皆如一颗尘埃在山间飘荡。这里的空气无比清新，沁入肺腑，有一种马上就要被融化的感觉。除了起初一段是人工平湖，越深入，水流越急，尤其是当看到凌空飞下的那一道道瀑布，你不得不感喟大自然的勇敢与力量。它们勇往直前，不惧怕粉身碎骨，终于成就旅途上那一道道风景。还有水的干净和晶莹剔透，岂是我们平时所见到的水的模样？这是水的原生态，如初生婴儿般纯洁。我想，要是大地的每一条水流从它的发源地直至流到大海都是这般样子，那该多好！

短短几天的湘西北旅程很快就告结束。走完这一路，我恍然有所悟：这一路景致都与沅水这条日夜奔腾不息的河流有关。来自千山万壑的涓涓细流，最终汇成大江大河，滋养了苍茫大地与芸芸众生，也创造了无数绝妙的风景。



楠溪江这片滩林

□ 阮仁伟

在贯穿浙江永嘉南北的楠溪江，见到最多的是滩林。

那是经过江水一涨一落，土层不断堆积而形成的沙滩林。滩上种着毛竹、樟树、枫杨、马尾松等，葱茏繁茂，浓淡掩映，在江中或江边，明明灭灭绵延数十公里。

楠溪江有着怎样的地貌和地气，竟使得滩林一年四季翠绿如斯？遥想当年，谢灵运遭贬永嘉太守时，面对永嘉的山山水水，面对楠溪江的这片片滩林，想必那份怀才不遇的心情也会逐渐消融，变得释然自信吧？

楠溪江水质明净，江道曲折多弯。看看要出窄口，却被一座滩林挡住。滩林尽处，又见开阔。江面丈余深处，见卵石圆滑，沙粒细润，游行其间的小鱼小虾清晰可辨。江水静静流淌在横跨江面的古石桥上，也在江中的几块高低岩石间喷珠溅玉。

乘着竹筏沿江而行，看江旁一片片滩林在碧水中悠然而过，爽心爽肺。有同伴自告奋勇：“掌舵的，我来。”那穿着橘黄救生马甲、赤脚卷着裤边的舵工忙挥臂致谢。同伴接过竹篙，唱起了过江歌：“舍得之间时光岁月忙，还好有你在身旁……”余音处，一江朗朗的笑。

楠溪江的滩林，时而给远处的奇峰异石抹上黛绿，时而给边上的村落穿上围裙。你可以随意地往滩林里瞧，总能见到几个身着薄衫、手握锄犁的楠溪江人。他们在树缝叶隙间种几行豆角、几棵白菜。锄犁入土处，是一种自得，一种期待。他们也

山中金竹

□ 凌金星

金竹，一个灵山秀水的地方。从安徽歙县杞梓里镇驾车出发，经英坑上山盘行12公里，也可从英坑黄氏宗祠后面翻山越岭，步行一个多小时，便到达这个1000多人的村庄。

巍巍金竹降与上路尖成为南北溪流的分水岭，溪水向南流入大洲源，向北流入昌源河。重峦叠嶂，溪涧长流，神奇的自然力量造化成一个坐北朝南、东西扶手、三面环山的太师椅样盆地。盆地里便是有近500年历史，被誉为“金竹山庄，盖下南乡；金竹金奎殿，盖过全歙县”的高山村落金竹村。

金竹是富饶的。春天，这里是绿色的世界，是花的海洋、禽鸟的天堂，是人们安身立命的福地。肥沃的褐色沙土滋养了成片的高山茶园，高大的茶树肆意生长，小家碧玉般的嫩芽贴在枝条上，惹人垂怜。嫩芽尖尖，醇香甘甜的鲜叶被聪慧的山里人制成黄山毛峰和大方茶，畅销国内外。

肥嫩的山竹笋在铁锅中煮透晒干，带着特有的清香，成为大山珍品，闯进都市的商场、超市和餐馆。当飘着诱人香味的笋干烧肉让食客们大快朵颐的时候，它们的价值达到了极致，而山里人的辛劳付出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。

夏末，马枣晒红了脸，垂挂在枝头。人们将其采摘洗净切割，用高山泉水加糖熬制成蜜枣，色泽金黄如琥珀，切割缕纹如金丝，光洁透明，肉厚核小，保留天然枣香，称“金丝琥珀蜜枣”，是我国蜜枣中的珍品，曾为明清时期贡品。1957年起，金丝琥珀蜜枣畅销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、印度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小小的马枣在甜蜜了世人的同时，也甜蜜了金竹人。

霜降之后，被世人称为“菊中之冠”的黄山贡菊到了收获季节。这种白色菊花具有清热、解毒、明目的功效，曾于清光绪年间治愈了紫禁城里流行的红眼病，一时名扬京城，被钦定为贡品。而今，食药同源的黄山贡菊依旧畅销，给勤劳的种花人带来不菲的收入。

金竹是有内涵的。水口是村里人的乡愁记忆，也是外乡人的新奇所

会在滩中竹林里挖笋，在滩边垂钓，坐览楠溪江胜，神采飞扬。

端午刚过，从滩林抬头上望，周围山岭的公路旁，红红蓝蓝的遮篷下，尽是红红紫紫、大小匀称、玛瑙似的杨梅。它们就着碧绿狭长的梅叶，被果农一颗颗码在筐中、篮中，供旅人挑选。山风怡人，在路旁歇息纳凉的人们拿一颗往嘴里送，嚼，甜哩！好吃，汁多，含糖量高。“楠溪杨梅不仅在永嘉，在整个温州都是有名的。”卖杨梅的老人轻轻地笑。那笑饱满自然，是骄傲的。

楠溪江边的苍坡村是南宋保留下来的古村落，建筑设计以“文房四宝”为理念：以地形为“纸”，石道为“笔”，石道中间桥上石条为“墨”，石道两侧莲池为“砚”，格局方正，十分考究。

方方正正的格局中，不难发现滩林的卵石也和那些石板、石条一样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点缀作用。大的卵石被用来堆砌围墙，小的卵石被用来装饰天井或照壁，大小不均的卵石则铺就了村中蜿蜒的小道。那些卵石，铺成各种各样古朴的形状。方正与圆润，在苍坡古村被和谐自然地统一起来。苍坡村人也向世人淋漓尽致地演绎了方正为人、处事圆润的渔樵耕读文化。

滩林，就是楠溪江的气脉，连着村庄，连着村庄的人和事。闭眼，深呼吸，在滩林中独享鸟语婉转和风吹树叶的绝响，就觉得脚下似乎生出根来，和滩林中的草木，和楠溪江水浑然一体了。

啊，楠溪江这片滩林。

在。村口一株近300岁的黄檀树，至今还能结出红红甜甜的果子。挺拔而粗壮的树干顶着巨大的树冠，与周边数十株百年以上还能挂果的香榧树、槠树等，构成遮天蔽日的水口林。每到果实成熟季节，它们如同好客的村民一样，把果子毫不吝啬地撒向大地，宛如季节性的天然坚果超市。

绕村而建的公路将5个自然村串在一起。村中红麻石铺就的台阶、路面显得古朴典雅，通向祠堂、老屋的巷路仄仄的，两边的院墙挡住了阳光，幽凉静谧。挨着身旁满是龟纹的灰黑墙壁，望着两边马头墙留下的狭窄天空，行走在数百年来人踩马踏留下岁月痕迹的石板路上，仿佛能听到当年婚嫁娶的锣鼓喧闹声。

村中保存完好的程家众屋“永和堂”、吴家众屋“世德堂”和江家众屋，见证了族人从吃不饱穿不暖到吃饱穿暖，再到奔小康的艰难历程。这些圆柱方梁、雕梁画栋的房子，显示了徽州人独特而高超的建筑技艺，同时也展示了家族雄厚的实力。如今，偌大的众屋敞开着门，如同静默的老人，向世人诉说着昔日的荣耀与辉煌。

村边溪水长流，村内古井众多，两口井排建造的鸳鸯井随处可见。圆形的红麻石井圈高出地面，井水依然清冽甘甜。如今，这些曾用来汲水做饭、洗菜洗衣的古井已被自来水替代，成为人们追寻记忆的念想。

入冬之后，变幻莫测的云海有时也会爱上这盆地里的村子。粉墙黛瓦的房子仿佛成了天上宫阙，如梦如幻。此时，山里人已经完成春耕秋收的主要农活，遵循节气变化的他们也同世间万物一样，开始了冬藏。习惯了烤火的山里人提着火桶，东一簇、西一堆下棋聊天，悠闲而恬静。不远处，三五只中华田园犬趴在地上晒太阳，时而伸伸懒腰蹬蹬腿，自得而安详。傍晚的山村炊烟袅袅，贤惠的女人为家人炒上几个好菜，温上一壶老酒，约三五邻居陪伴，温馨的气氛从老酒的醇香中开始，随着笋干炖肉、清炖土鸡汤、火腿炒蕨干、红烧土豆腐陆续上桌而不断升华。此时，他们是幸福的。